

# 俗语 婚姻力学

□阿紫

一晃结婚13周年了，西方人称之为“花边婚”。听起来很浪漫，然而我们此时的生活，早已没有了一点浪漫气息。不过这13年间结婚的亲友，已经离婚的，屈指可数。所以我们的婚姻虽不美好，但横向比较，打分应该可以达到“B”。

很久以前一些情感专家说，家庭中老公收入是老婆的三倍，婚姻最稳定。经过这么多年观察，窃以为这个收入比，老公出轨概率会比较大，“2:1”似乎更科学一些。

遥想世纪之交的某一天，二哥、二嫂发生了激烈争吵。原因是有人给二嫂介绍了一份工作，月薪1500元，二哥便亲自登门，将介绍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二哥月薪只有800元。这不有病吗？当时打着光棍的我很不解。家庭总收入增加，总归是好事。

二哥这次没修养，一点点小心思都藏不住。此事传遍亲友圈，为众人不齿。不过对他家庭收入结构失衡的担忧，并非没有道理。到了前年，我深深体验到了。那一年，老婆理财业绩辉煌，远远盖过了我的正常收入。虽说本金大部分是我提供的，但她觉得赚到钱是她的能耐，渐渐地，看我越来越觉得平庸，时不时地会说些诛心话，眼看着快要离婚了。到了去年，风云突变，一下子雷了几十万。老婆终于成熟了，知道投机赚到的虽然也是人民币，但它们只是上你这儿串个门，顺带着会把你家的人民币也拐走。

无独有偶，朋友大林也经历过婚姻至暗时刻。那几年他老婆接连开了4家美容连锁店，年收入轻松过百万（那时房价只有如今的五分之一）。于是大林天天在家听诛心话，看冷脸。5年前，他老婆的美容店开始一家家倒闭，最后资产散尽，还欠下两三百万债务。

我和大林都属于厚道人，并未趁机反倒算，所以我们的家庭如今都处于最稳定的时期。

如果老公在收入上具有压倒性优势，家庭就会稳定吗？据我不完全观察，的确比老婆经济强势要稳定一些。但稳定的因素往往在于弱势老婆忍气吞声，容忍了老公在外拈花惹草。尤其全职家庭主妇，许多人若非有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的忍术，离婚在所难免。

国人往往喜欢用文学语言描绘婚姻与爱情，其实怎样让一个个结婚周年延续下去，需要做一些科学研究，比如引入“力学”原理。除去个别特殊格格高尚的男女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收入比维持某个合理数值，对于家庭平稳运行至关重要。

有一点无需计算，在中国无论男女，婚内不宜零收入一年以上。理论上，家务劳动也应折算成收入。可是如果你手里没有“核武器”（货币收入），家里一旦发生冲突，你毫无制衡对方的本钱。而天下夫妻，有几对终身不吵一架？啃老不光彩，啃夫、吃软饭，则会彻底失去独立人格，婚姻也会时时命悬一线。

世相

# 与戴眼镜的人约会

□青丝

美国女诗人多萝西·派克有名言“不要与戴眼镜的女人调情”，搁到现在，引发的争议一定不会小。其实撇开成见，这话很容易理解——不论男女，戴眼镜的人常给人一种古板保守的印象，异性间的亲昵暧昧调笑，妙在朦胧含蓄，将破未破，古板的人多不解风情，很可能无法悟出其中的妙处，激不起半点波澜。而且，戴眼镜的人刚除下眼镜的一刻，也是很煞风景的，容易破坏情人之间的好感。

有头发的人，谁也不愿意做秃子。但这一理论却不适用于戴眼镜。不少人对眼镜的修饰性魅力都产生过误会，觉得戴眼镜的样子很酷，即使不需要，也会戴一副平光眼镜增添文化味，只有等到真正离

不开眼镜了，才发现一点也不好玩。尤其吃面条，根本无法处置那种戴不戴眼镜都看不见的窘迫。我中学时，每天在公共汽车上面看书，把眼睛搞近视了，但我坚决不肯戴眼镜。因为我曾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看到溥仪戴眼镜的事。最早发现溥仪近视的是英国老师庄士敦，想请外国眼科医生入宫为少年溥仪验光，太后和王公贵老们听到这一建议，顿时炸开了锅，认为皇上正是朝气蓬勃，怎么像老头一样戴“光子”？

我不肯戴眼镜，倒不是有皇位继承，而是受这一情节影响，觉得戴眼镜的样子太过老气横秋。然而，戴眼镜的世界，就像一幅抽象画，看什么都被打了马赛克。明代，万历皇帝有一天去看妈妈慈圣

太后，太监张明手执藤条在前面开道。张明是高度近视，把慈宁宫丹陛上的古铜仙鹤看成是有人站在那里看热闹，扬起藤条就打，怒斥“圣驾来还不躲开”，由此落下一个绰号叫“张打鹤”。

我的“短视”经历虽然没有“张打鹤”那么夸张，但路遇熟人不识，或认错了人乱打招呼，也是常有的事。我也从未在路上捡到过钱。由于眼神不济，只能专注于路面三尺远的地方，即使有好东西掉落在地上，也早就被人捡走了，根本轮不到我。以前，我凡是听到有幸运儿炫耀自己捡到了钱，便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寻找平衡——我总比有人看到墙上有只蟑螂，一巴掌拍下去才知道是钩子，截了满手血要好多了。

很多影视作品里面，眼镜是丑女和书呆子的标配，其标签化作用，一如IT行业的码农们最爱穿的格子衬衫。有朋友为了脱单，专门去做了近视手术，摘掉了多年的眼镜。但令他抓狂的是，与戴眼镜的人约会，又成为了新的时尚——眼光独到的潮流人士，从他人戴的眼镜就能够准确评估其经济实力，有没有品位。因为车和珠宝、包包都可以借来，唯独带有度数的名牌眼镜是借不来的。

当然，“颜值即正义”，只要约会对象的颜值够高，谁还会在乎对方戴不戴眼镜呢。就像网上热销的乔布斯款、韩国女星款眼镜，其潜在功能，只是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一个扮装调情的机会。

舌尖 济南泉水宴

□尹画

济南的四季，唯有冬天被赋予了文学意味——许多年前，当我坐在中学课堂里读老舍的散文《济南的冬天》时，我就心想，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得冬天去济南。

十一月末的济南，气温已逼近零度。才下午四点半，夜幕就开始低垂。我戴上绒线帽，来到解放阁附近的黑虎泉，想看看济南人民取泉的盛况。

济南，又名“泉城”，城里有大小上百个泉眼。喝水这件事，济南人算得上是全国最富有的。他们带着水壶、矿泉水瓶子或者将净水桶绑在轻便推车上，从四面八方来到了黑虎泉。泉水边竖着“取水须知”：五月至十月，取水时间为早六点到晚八点；十一月至四月，为早七点到晚七点。每天限取水五百毫升。

泉城人民自豪地说他们的泉水富含矿物质，又清又甜。“你不接一杯喝吗？”他们热情地招呼我。我没带杯子，不过不要紧，那里有泉水直饮点，按下按钮，就可以直接饮用。喝下两口济南泉水，冰冰凉凉，果真有一丝甜味。寒风中来来往往的取泉人，将济南的冬天烘托得热乎乎的。

傍晚时分，我去了济南版的“宽窄巷子”——宽厚里。古色古香的建筑，飞檐斗拱，这里云集了很多济南老字号，徜徉其间，仿佛邂逅到百年老济南。寻到一家“老济南四合院”用晚餐，点了他家招牌奶汤蒲菜和泉水鲤鱼。奶汤蒲菜是济南特色菜，奶汤用泉水熬制而成，乳白色，衬得蒲菜格外黄嫩软甜。泉水鲤鱼的鲤鱼，服务员说是放在泉水池里瘦养了七天时间，因此去除了土腥味，肉质细嫩，口感鲜美。最惊喜是一条鱼可以二吃，吃完鱼肉剩下的部分还可以用泉水免费再做碗酸辣汤。

饱食一顿，心情倍爽。晚饭后在宽厚里散散步，找了间快板书场，听一听山东快板。“竹板这么一打啊，响声震金銮，今天不把别的表，夸夸济南……”我点了一盘香瓜子，一杯泉水绿茶，喝茶、嗑瓜子、听竹板儿啪嗒啪嗒的撞击声，那一晚感觉真妙。

次日清晨，我去了济南趵突泉。冬阳杲杲，趵突泉公园里一派红尘静好。太阳底下，打麻将、听戏剧、聊天、晒太阳，那情形，可真像老舍笔下写的：“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，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？”趵突泉公园里还有售卖泉水茶汤，雕龙铜壶，五元一碗。茶汤也是济南特产，虽为茶汤却不是茶，而是以小米为主料炒制而成，像冲茶一样用沸水一冲即熟，故名茶汤。我正好走累了，于是买了碗趵突泉水茶汤，坐在窗边，也享受一下这片刻的负负能量。

其实，来济南前，我本计划去良友富临大酒店吃一顿正宗泉水宴。可惜遇上饭店有活动不接待一人食，颇感怅然失落。不过，临别济南时我想，我已经喝过黑虎泉水、宽厚里泉水绿茶、趵突泉水茶汤，还吃到了老济南奶汤蒲菜和泉水鲤鱼，这不就是如假包换的泉水宴吗？

# 唐唐的蟋蟀

□董改正

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读的《诗经七月》：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”每年十一月的夜里，她的房里，确有蟋蟀长鸣的。如今，老屋早已没有了，父母和乡邻们集中住在了镇里。她不爱回去了。如果父母过世，她也许永远不会去那里了。

现在才七月，蟋蟀才刚刚从时间里醒来不久吧？一定是自己累了，幻听了。

丈夫常常笑她说累。其实他真的累，累得没有生活了，三十多岁就开始掉头发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微微一笑。这个人还可以发发呆，想想心思，挺好。就在她踮脚去够那张飘到会议桌中间的文件时，它飘飘悠悠地晃荡两下，居然从两排桌子间的缝隙里插进去了。

发现那只蟋蟀是六月的一个下午，那天粥粥不舒服，唐唐让她去休息，她一个人收拾散落的文件，给圆桌中间的绿植喷喷水，小盆的搬出去晒晒太阳。活不多，也轻松，一个人还可以发发呆，想想心思，挺好。就在她踮脚去够那张飘到会议桌中间的文件时，它飘飘悠悠地晃荡两下，居然从两排桌子间的缝隙里插进去了。

现在才七月，蟋蟀才刚刚从时间里醒来不久吧？一定是自己累了，幻听了。

丈夫常常笑她说累。其实他真的累，累得没有生活了，三十多岁就开始掉头发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微微一笑。这个人还可以发发呆，想想心思，挺好。就在她踮脚去够那张飘到会议桌中间的文件时，它飘飘悠悠地晃荡两下，居然从两排桌子间的缝隙里插进去了。

发现那只蟋蟀是六月的一个下午，那天粥粥不舒服，唐唐让她去休息，她一个人收拾散落的文件，给圆桌中间的绿植喷喷水，小盆的搬出去晒晒太阳。